

黔地七色花

买洋芋

李万军

我家爱吃洋芋，似乎三天两头不吃一顿，心里就不舒坦。

我们吃洋芋，方法也总在变着花样：煮着吃、烧着吃、炸着吃、煮火锅吃、烙锅吃……怎么吃也不厌，每隔三五天就要吃上一次。

洋芋在我们这儿是土产，市场上、超市里，到处都是，不缺货。倒要买到好吃的，倒有点讲究。

有些洋芋看着个头大，但白渣渣的，一看就是外地来的。这种洋芋，不管烧还是煮，都水渣渣的，不面也不糯，口感差，不好吃。

我们爱买的是黄皮洋芋，本地品种。这种洋芋不仅皮是黄的，连肉也带一层淡黄，有些还透着粉白。烧熟或煮熟之后，又面又糯，非常对味。

要买到这种洋芋，去超市多半得靠运气，马路市场倒是常有，只是得早起。

遇到这么好的洋芋，我们一买就是几十斤，甚至上百斤也不嫌多。

那天下午，妻下班路过离我家不远的桥头，一眼相中了心仪的洋芋，就打电话让我下班从桥上走，顺便把洋芋提回家。

我赶到桥头时，妻已经在翻看洋芋了。走近一看，这洋芋的确好：新鲜饱满，黄皮粗糙，个个鸡蛋大小，像金疙瘩似的，实在讨人喜欢。这种洋芋，煮着吃软糯，烧着吃喷香，炒着吃爽口，就连油炸都格外有味。

妻轻声说：“这洋芋是好，要是搬得动，我真想全买了。”说着，抬眼看了看我。

卖洋芋的女人一听妻有意全要，顿时喜上眉梢：“你们要是全买，我就给你们送上门。”

妻听女人这么说，便与她商量全买能不能便宜些，两人最后从1.7元讲到1.5元成交。随后两个女人就动手，把成堆的洋芋往蛇皮袋里装。

我站在旁边笑着打趣：“这么多，你背得动吗？”

她抬起头，嘴角一扬，捏着洋芋的手也跟着抬了起来，指向不远处一个背着筐篓走来的男人：“他背得动。”

那男人应该是女人的丈夫，似乎听见了我们在谈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等他走近，我才发现他背的是一筐洋芋。

妻见他刚背来的洋芋和我们先前看的品质一样，便说干脆一起买了。

见我们全要了，男人和女人笑得合不拢嘴，他们才刚摆摊不久，卖得就这么顺利，两人都有些意外。

一下子卖完了洋芋，夫妻俩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

男人说，他们是乡下来的，爱人在城里照顾孩子读书，他自己在家种地，也照顾老人。今年洋芋收成好，就多拉了些进城，一部分自家吃，一部分拿来卖。他说，如果我们以后还要，可以跟他联系，他直接给我们送到家。

男人接着说，他们拉着洋芋进城，原本也不知道在哪儿卖合适，就在租住房附近的路口摆摊。可刚放下就被城管看见，城管没有驱赶他们，而是把他们领到了这里来。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摊，刚摆下不久，我们就来了。

洋芋称好了，一共102斤。付完钱，男人把装满洋芋的筐重新背起，我把装好洋芋的蛇皮袋抱起来搭在他背起的筐口上。他就这样背着洋芋，跟着我们走。

女人卖完了洋芋，高高兴兴地收拾了摊子，提着秤，眉开眼笑地回家去了。

我家离得不远，一箭之地，只是住在5楼，没有电梯。

男人背着洋芋上楼，有些气喘。到了家门口，他执意站在门口不肯进屋，说：“脚上都是泥，就不进去了。”

说着，他一屁股把筐篓放在楼梯台阶上。妻子赶忙进屋找来袋子装筐篓里的洋芋，并给男人倒了杯水。

男人咕嘟一口把水喝完，抬手抹了把汗，接着和我一起把洋芋捡进袋里。

在他背起筐篓准备离开时，忽然掏出两张十元纸币塞给我：“秤有点不准，这是多收的钱。”

我有些狐疑地望着他。

他有些脸红地说，他们原打算进城卖洋芋时，有老家亲戚热心告诉他们经验：“城里人买菜大多不看秤，你们用九两秤，他们发现不了，就算发现了，他们也不会太在意的。”说罢，便把家里的九两秤借给了他们。

男人说，这短斤少两的事，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也很短斤少两的人。他一路走心里一路不踏实，感觉自己像做贼似的。他决定回去就告诉妻子，不要用那把秤了，别把自己做人的尊严丢了。

听男人这么说，我家正好有台电子秤，我忙进屋，把洋芋抬上去重新称量。

可奇怪的是，反复称了几次，竟一两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呢？

门外的男人听我这么一说，也糊涂了，连忙打电话问他妻子。

电话那头，他妻子说：“那把秤没有用，你昨天下午有事出去了，我重新买了一把，忘了告诉你，准得很，不会短斤少两。”

男人一听，摸着脑袋嘿嘿地笑了。他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币时，我感觉到他身心一下轻松了下来，只见他一转身便轻松地消失在楼道里。

云端之上的诗篇

仇学英

当晨曦轻抚黔西南的层峦叠嶂，一座横跨天堑的巨龙——花江峡谷大桥于9月底傲然通车，如一首镌刻于云端的史诗，向世界展示人类的智慧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这个“横竖”皆世界第一的建桥奇迹，不仅以625米的高度俯瞰“地球裂缝”，更以1420米的跨径串联起山河的脉搏。漫步其上，咖啡厅的醇香与峡谷的雄浑交织，人们的足迹与风的呢喃共鸣，每一处设计皆诉说着桥旅融合的前瞻和匠心。今日，我为这历史的丰碑谱写赞歌——通俗如民谣，诗意若星河，愿其魅力如江水奔流，永驻人心。

壮观天成，俯仰皆惊鸿。立于桥面，恍若踏足云端。脚下是深达625米的峡谷深渊，江水如碧带蜿蜒，山峦似巨龙蛰伏；抬眼望去，1420米的钢桁梁悬索桥横跨天际，将贞丰与关岭的险阻化为咫尺。咖啡厅临窗而设，一杯热饮在手，俯览的不仅是“地球裂缝”的鬼斧神工，更是人类以毫米级精度“穿针引线”的豪情——建设者借北斗导航与无人机技术，在600多米高空织就这天堑变通途的锦绣。风过处，云雾翻涌如海，仿佛三叠纪古海洋的遗迹在低语。此情此景，非壮观二字可尽述，而是天地人共鸣的交响。

人性至微，步履皆温情。大桥之美，不仅在巍峨，更在细微处见深情。桥下专设的人行跑道，如一条丝带缠绕峡谷，让跑者清风竞速，与飞鸟同行；孩童的笑声、旅人的驻足，皆成风景。这便是桥旅融合的魂魄——以“中国脊梁”为魂，化通行工具为“奇观、奇幻、奇趣”的乐园。昔日，两岸民众绕行两小时方能相见；今朝，两分钟驶达，连接与商机瞬息抵达。云渡服务区静候桥畔，未来更将承载攀岩、滑翔之趣，桥梁成为“世界峡谷极限运动胜地”。人性化非虚言，是缩短光阴的暖意，是俯仰皆自由的馈赠。

匠心所至，铸高桥桂冠。回望3年建设，每一寸钢索皆刻满智慧的烙印。面对峡谷强风，工程师以风洞试验“听懂风的密语”，利用2000兆帕高强钢丝与智能缆车，在喀斯特绝地创下21项专利，为中国桥梁立下新标。这“世界第一”不仅是数字的桂冠，更是“中国速度”的缩影——从2022年开工到通车，3年间，毫米级的精准吊装、光栅光纤的应力监测，皆成国际首创的“标杆”。高瞻远瞩者，非独见山高，更见民生所系；大桥通车，六枝至安龙的车程折半，黔西南的“毛细血管”更加畅通，文旅经济如春潮涌动。

通途如诗，历史当长歌。花江峡谷大桥，是钢铁的脊梁，亦是文化的血脉。它让险峰成坦途，让天堑变画廊；其咖啡余香未散，跑道足印犹新，却已载入史册。当夕阳光为桥身镀金，我们方知：所谓奇迹，不在征服自然，而在与之共舞；所谓纪念，不在石碑铭文，而在每个俯览峡谷的瞬间，唤起对创造者的礼赞。此桥如一首未竟的诗——“横竖”皆世界第一，俯仰皆人类之光。



油画《回响》 吴琼

满满的日子

尚国栋

我退休后，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老家陪伴同庚86岁高龄的父亲和母亲。

我名义上是回乡照顾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实际是与父亲和母亲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两个老人做的家务活比我做的还多。分不清楚是我照顾两个老人，还是两个老人照顾我。

我是父亲和母亲生养的儿子，从小喜欢读书，深得家里人关爱。我不负众望，顺利升学；为减轻家庭负担，我报考了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即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取得薪酬后，为报答父亲和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引导妹妹和弟弟们认真读书，主动承担他们上学费用。妹妹和弟弟们刻苦学习，或考取中等专业学校，或学到知识掌握技能，都有谋生本领。

我们全家人重视亲情，互相帮助，重视学识和技能，以劳动创造财富为荣，力争自给有余有助于人。

我回到农村老家，与父亲和母亲一起生活。父亲和母亲虽然年老体衰干不了重活，仍然操持家务，在庭院空地里栽种蔬菜。家里平时只有我、父亲、母亲三人，谁有空闲就煮饭炒菜，或者谁想做谁就做。

此外，父亲以采买生活必需品为主业，母亲以扫地抹桌、清洗碗筷、浆洗缝补为己任，我主要负责抬重物使重器之类。父亲每天出门闲游，喜欢赶场，在外面看见家里人爱吃喜用的东西就买点回家来；母亲几乎不离家，把家里打理得井然有序，闲坐不住还时常反复地扫地抹桌。我不想与两个老人争活干，便刷手机听音乐以消磨时光，兴趣来了或者接到约稿就敲键盘码文字，权当还能发挥余热。

父亲和母亲既是心疼孩子，也是嫌我做家务不利索。如果做事不符合父母的要求，他们会批评指正，有时还会生气。我因此与他们有过争执，还有过吵闹，当然气消了又和好。我感觉自己成了家里“多余”的人，可父亲和母亲却总想每天看见我，妹妹和弟弟们认为有我在家陪伴父亲和母亲比较好。

父亲和母亲年岁高了，瞌睡少，时常在深夜悄悄摸进我的房间看我睡得安稳否、是否盖好被子。当我睡觉醒来，发现老人在我房间观察我或者给我扯被子盖好身体，心里一阵酸楚……父亲和母亲总是按照我的口味做吃的，把他们认为最好的先给我或者留给我，母亲经常把我换下的衣服鞋袜悄悄拿去洗净晾干再放到我住的房间。我不知我是回老家来照顾父亲和母亲的，还是回老家给两位老人增添负担的。我回到农村陪伴父亲和母亲已经两年，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仅仅只是陪伴，他们给予我的，远远多于并且好于我给予他们的。

父亲爱发脾气，母亲爱生闷气，可就是这样也许并不理想的父母将我的日子填得满满的。

自勉亭记

刘慧桥

1918年盛夏的天柱民中，随着瑞莲池荷花初绽，靠近南边的一座小山包顶上的一棵古老松树脚下，新落成的六角亭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时任天柱民中校长吴见举筹资修建的，名曰“自勉亭”。

吴见举是晚清时期天柱县的苗族举人。他曾参加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发起的1300多名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这是黔东南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加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开始，具有重要意义。

回归乡里后的吴见举创办新学。他出任天柱民中校长，就把维新思想传播到苗乡侗寨，使天柱各族人民渐知国家大事。

他任校长之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贫困落后、国际地位低下。在此情况下，为了劝勉学子修身治学，树立远大志向，寄托爱国情怀，他于1918年6月就在天柱民中修了一座黛瓦全木结构的六角亭子，让学子在闲暇之余潜移默化、感受亭中蕴含的劝勉之意。他的这一做法旨在自勉和激励学子心静戒躁，专心学习。

自勉亭与瑞莲池的荷花相互映衬，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课余时间同学们的读书声、嬉闹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很快成为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地方。

学子们经常在自勉亭开展各种活动，如诗歌朗诵会、主题演讲等。他们在亭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畅谈自己的理想。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子的课余时间，还陶冶了他们的情操。

这座亭子不只是一座遮风避雨的建筑，更是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学子的成长与进步，也承载了学校对学子的关爱与期望。它默默地陪伴了一届届的学子寒窗苦读，目送了无数学子在这展翅飞翔。历经了几十载的岁月沧桑后被毁，令人感慨万千！

时过境迁，又几十年之后，改革开放、国富民强，天柱的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为传承民中厚重的文化底蕴，重修自勉亭的呼声提上了日程。2015年正逢天柱民中百年校庆，时任校长的吴展林顺乎社情民意，在民中广场西侧校长走廊边的樟树和桂花树下重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架的琉璃瓦亭子，仍取名自勉亭。

重建的自勉亭厚重沉稳，像一位谦谦君子，六条飞脊，向八方伸展，带着金凤特有灵气，凌空展翅，又给校园注入了一份新的活力。自从落成的那天起，它就静默姿态，注视每一位勤奋刻苦的学子，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放飞梦想！

自勉亭的寓意就是提醒学子们，无论是求学还是修身，都要以勤勉为基，以志向为引，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战胜困难和挫折，超越自我。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查雨施 张睿

大湾苗寨

龙正舟

风把云朵种进池塘
荷叶托起整片天空
鸟儿的翅膀掠过竹林
惊起满山的蝉鸣
每片叶子都在呼吸
满坡的绿色

相对于尘世的烟火喧嚣，大湾苗寨是灵魂的休憩好去处。它以最本真的姿态，静静地立在苗乡的崇山峻岭间。

回望岁月，大湾苗寨一直都在。晨雾漫过青瓦木楼的檐角时，吊脚楼的窗棂会透出微光，阿婆在火塘边烤着糍粑，木甑里的糯米饭顺着风，漫过石板铺就的巷道；夕阳西下时，牧童牵着水牛走过山岭，牧歌在山谷里轻轻回荡，与虫鸣鸟语组成最质朴的旋律。

大湾苗寨用简单素雅的模样绵延在苗乡的大山之中。没有华丽的装饰，只有原木的纹理、青石板的温润，和老树枝丫上挂着的、随风摇曳的红绸带——那是游子留下的牵挂，也是苗寨对每颗疲惫心灵的温柔接纳。在这里，不必追赶时光，只需坐在晒谷坪的竹椅上，看云卷云舒，听虫鸣鸟叫，灵便能寻得片刻安宁。

丰茂草木掩映着的来龙坡和七星坡遥相呼应。河流纵横交错，发源于来龙坡脚的苏麻河，七星坡下的老营河蜿蜒其中。老营河流经大湾后往团寨去叫大河，发源于八十坡流经三宝营、新场、杨柳后叫小河，这是“大小河”的由来。相对河流，大湾苗寨只是河岸的一颗珍珠，闪耀在岁月深处，奔腾于历史的河流里，书写自己的传奇。

大湾村位于松桃自治县盘信镇西部，是一个苗族村寨，民风古朴，民居建筑颇具风格：四合院、吊脚楼错落有致。村落处于一个盆地底部，四面环山，植被覆盖率达90%，一条大河从村中流过，可谓是青山绿水。

每次行走大湾，思绪的文字似乎从风中飘来。那日，松桃苗族自治县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会走进村寨调研，我和建猛兄弟受邀参加，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行走大湾了。那天穿梭于寨中的石板路上，感受大湾独有的气息，感悟大湾苗寨一路走来的历史。

踏入这片土地，仿佛穿越了时空，